

〔清〕王士禎 著

王士禎全集

(一)

詩文集

齊魯書社

I214.92/5

:1

2007

〔清〕王士禎
著

王士禎全集

(一)

詩文集

《王士禎全集》編委會

主 編：袁世碩

副主編：閻寶恒 官曉衛 王小舒

編 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牟 通 武潤婷 郭香圃 孫之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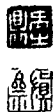
孫言誠 張鼎三 喬 岳 趙立剛

劉聿鑫

漁洋山人戴笠像



鮑氏同野刊



王士禎像

(見清·康熙林佶写刻本《漁洋山人精華錄》)

帶經堂集卷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詩二 丙申稿

蠶詞四首

青青桑葉映迴塘三月紅蠶欲暖房相約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馬頭娘

戴勝初來水染藍女桑濃葉滿江南誰家少婦青絲籠知向香閨飲女蠶

玉蛾飛飛金繭酥蠶時幾日閉門樞白草與儂作璚藉黃金與儂作踟躕

鮑祥詩卷二

王阮亭先生著

帶經堂集

七略書堂校刊

《帶經堂集》(清·康熙程氏七略書堂刻本)

分甘餘話卷一

漁洋老人漫筆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皇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

官京師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

甘農圖以沒齒作為此書為序曰二如以見志後

刻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

六月十二日奉聖旨開館廣續命編修臣汪

灝張廷選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

成凡一百卷賜名佩文齋廣群芳譜御製序

居易錄卷一

濟南王士禛著

從源黃得刻宋范石湖詩集二十卷中多闕文吳郡

門人顧遷客亦刻石湖集華木板最工後村云石

湖詩二十四卷今顧刻卷數正合

慈鄰友人姜西溟示唐草十七帖紙刻堅好點畫

無闕失真古物也秀水曹侍郎氏岳跋云貞觀中

盛購石軍墨蹟裝進士以草書來上首有十七日

字連呼十七帖今石刻傳世有二本唐刻尾有鈐字

及解勅密校者即此本也南唐後主得賀知章所賜

《居易錄》(清·康熙刻本)

《分甘餘話》(清·康熙刻本)

何處故鄉思風淪歷城水
廢之清瑤流徙白鷗起日
暮浣紗人忙流時徙倚
何處故鄉思月倚華山樹
清暉河漢外散入平湖去
不見謫仙人空山下風露
北魏傳陵崔君弱有山池在齊時
自製詩云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
樣時人此原樂乎京師姑其佳
作三詩以寄故鄉魚書邀
杞園大兄同作同里弟王士禎共稿

王士禎詩稿手蹟

小說言明州有人航海遇風泊一島見
一宮殿巍煥如王公之居堂上无
人據榻而坐有烏曳一三人侍側
問之曰唐相裴休也杜老謂言裴相
休為休適師主此家禪師自願世世為
國王弘護佛法後子闡王生一子素
裴休二字聞授中書後封裴休
仙師傳師師告以說傳會師
唐詩人李頻為建州刺史傳其致而
神部人祀之有梁岳集行於世此以
夢瑣言載頻造梁榜榜別於士
族曰行此并何以為神此与宋刻公
道學人而傳為痘神者用公
符修撰虎臣
二十五卷余亦未見有入翻門圖者於
此合卷考先生不遺教之機笑而不語
知此二法門相示方吳成也先生告卷終也

《分甘餘話》手蹟



王士禎故居(桓臺縣新城鎮)



王士禎紀念館(桓臺縣新城鎮)

前言

王士禎（一六三四—一七一），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中年又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濟南新城人。逝世後十年，雍正繼康熙帝位，「禎」字犯御諱，改稱士正；乾隆間，又以「正」字與原名音不相合，詔改士禎，通行數百年。現應復其本字。

王士禎生於明末，長于清初，主要活動在康熙一朝。他一生居官四十餘年，位列台閣，以刑部尚書致仕，雖然不無可以稱述的宦績，却是以詩論詩作而享盛名。他標舉神韻，詩作清新俊逸，朝野風雅名士衆口交譽，尊爲詩壇泰斗；後進之士多入其門，私淑執弟子禮者幾遍天下，至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凡刻詩集者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1〕乾隆間大詩人大都承認王士禎在康熙詩壇的崇高地位、聲望。沈德潛別裁清詩，

稱：「漁洋少歲即見重于牧齋尚書，後學殖日進，聲望之高，宇內尊爲詩壇圭臬，實過黃初，終其身無異辭。」趙翼論康熙朝詩人，亦云：「其名位聲望爲一時山斗者，莫如阮亭。」^[2]袁枚恃才傲物，于王士禎不無微詞，詩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詩。」^[3]將王士禎詩與桐城派中祖方苞之文章並舉，還是承認其爲「一代正宗」之位望。

一

新城王氏在明代後期爲山左一大望族。王士禎的高祖王重光，嘉靖朝官至貴州按察使參議，歿于官，諡忠勤。曾祖王之垣，萬曆朝累官戶部右侍郎。伯祖王象乾，萬曆間由薊遼總督進兵部尚書，歿贈少師兼太子太師，並及以上三代。故董其昌題其家坊曰「四世官保」。嫡祖王象晉，崇禎朝累官浙江右布政使。其祖、父輩以科甲入仕者，還有王象坤、象春、象復、與胤等多人。這樣一個家族，可謂世代簪纓，

勢凌東省。

新城王氏多能詩。王士禎的祖、父輩，多有詩集傳世。其中名氣最大的是其十七伯祖王象春。王象春字季木，萬曆進士，官至南吏部考功郎中。其於詩法，師宗李夢陽，時人目之濟南繼李攀龍之後的又一名家。錢謙益與之有「同年同志之誼」，曾抵掌辯論，評之曰：「季木尤以詩自負，才氣奔逸，時有齊氣，抑揚亢墜，未中聲律。」又嘗戲論之：「季木則如西婆羅門教，邪門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⁴故康熙間人序王士禎詩，稱其「家學門風，淵源有自」。

明清易代之際，也就是王士禎出生前後的十數年間，新城王氏遭到了三次劫難。一次是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登州遊擊孔有德率兵增援遼東，所過劫掠地方，侵犯到王氏在德州吳橋的莊園，王氏恃勢申請山東巡撫，必須懲治首亂者，激起兵變，還軍陷新城，殺死謝職居家的保定同知王象復等數人。一次是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冬，清兵分道入關，一路自京畿長驅山東，於濟南大肆屠殺，又陷新城，王氏自王象益以下三十餘人死難。王士禎《五節烈家傳》記是難中其從伯母、從嫂殉節

事，言及其母亦曾自縊而未死。一次是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甲申之變，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旋清兵入關，定鼎北京。王士禎伯父監察御史王與胤聞訊出奔，投海未死，還家後與其妻子氏、子士和，一同自縊殉節。經過這樣幾次劫難，新城王氏也就隨着明王朝的滅亡而大傷元氣，聲勢也岌岌乎殆哉。後來，已達髦耄之年的錢謙益致書在揚州做推官並已顯露其詩才的王士禎，云：「私心慶倖，以爲大槐之後，復產異人，王氏門第大振於灰沈煙燼之餘；禽息之精陰，慶在季木可知也。」〔5〕所謂「大槐之後」、「灰沈煙燼」，就是兼指國變和王氏之大變故。

二

王士禎的幼年是在明清易代的社會大動亂中度過的，家族遭受劫難，衆多長輩被殺或自殉的血淚事實，在他幼稚的心靈中留下了一道陰影。清王朝確立，社會日趨安定，作爲世代官宦人家尚未取得功名的子弟，還是要讀書仕進的，「以祖、父督

課，從事科舉」。而前輩們守節不仕的情操和以吟詠爲能事的家風，使王士禎兄弟們對詩尤有興趣，吟詩和研討詩藝成爲生活的重要內容，以至他們「同上公車，每停驂輟輶，輒相倡和，書之旗亭驛壁」。正由於此，王士禎在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會試中式，却不與殿試，歸里「專攻詩，聚漢魏、四唐、宋元諸集，無不窺其堂奧，而撮其大凡」〔6〕。他後來經常自謂「宦情淡薄」，並非欺人之語。他雖然不棄絕仕途功名，一生居官四十餘年，但却別有追求，更看重的是被視爲千秋大業的文學。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王士禎殿試二甲進士，依那年的新規，在京觀政二年，謁選得揚州府推官。推官是理刑讞獄的官員。揚州處在長江和運河交匯處，爲南北水道樞紐，漕運重鎮，素稱繁劇。歷年積欠「欽贓」數目甚大。前任官嚴刑追繳，囹圄爲滿。他到任之日，又值海上鄭成功、張煌言溯江反攻，陷儀真、金壇，旋敗退之後，清廷謂響應者爲「通賊」，大肆拘捕，「朝命大臣讞其獄，辭所連及，繫者甚衆。監司以下，承問稍不及稱指，皆坐故縱抵罪。」這對一位初步官場而性耽風雅的文士說來，是頗難以應付的。王士禎却從容自如地處理得非常得體：對積欠

錢糧的紳、商，廣爲募捐代輸，使許多人得以開釋；讞「通海」一案，「理其無明驗者出之，而坐告訐者」，曲意回護了許多紳民，又抑制了誣告陷害之風〔7〕。據說，他審理案件時，「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史十餘人，手腕告脫，嘗以數月完欽件數千。一時齟指，稱爲神奇。」〔8〕

王士禎在揚州並沒有完全投入簿訴堂讞之中，依然不廢登臨吟詠，葆有詩人的一片天地。無論是奉調金陵讞獄，去松江謁直，還是行部州縣，沒有放過大江南北的一處風景名勝。如初赴金陵，「渡江，日已曛黑，乃束炬登燕子磯，題詩石壁。」再至金陵讞「通海」獄，仍於案牘之餘，遍游遠近郊靈谷、瓦棺、高座諸寺，探幽訪古，記之以文，詠之以詩。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正月有事松江，直是一路盡其遊興，過無錫登惠山，泛舟太湖口，入鄧尉探梅，舟泊蘇州楓橋，冒雨秉燭夜上寒山寺，歸經梁溪，看盡吳中山水名勝。他還廣泛結交風雅文士，相互倡酬，於公事之餘暇，同游蜀岡，載酒平山堂，泛舟紅橋，爲詩文之會。吳偉業稱他「日了公事，夜接詞人」〔9〕。他還禮重前朝耆舊，與邵潛夫、陳其年修楔如皋冒襄之水繪

園，爲之排紛解難。他官揚州五年，興會無窮，賦詩上千首，以其冲淡清遠，韻味勝人，而贏得前輩名公的青目。錢謙益至以「與君代興」之語相許，可說是已蔚然成一家，奠定了主盟詩壇的地位。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王士禎獲督、撫的推薦，內遷禮部主事。此後四十餘年的居官生涯，除了康熙九年（一六七〇）以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任上，遇到一次「以事罷歸京師」的小波折，他基本上是一帆風順，步步高陞。特別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官戶部郎中，被朝臣推許爲「各衙門官讀書博學善詩者」之「最」，召對懋勤殿，特旨授翰林院侍講，旋轉侍讀，更受到皇帝的賞識。再加上他心地平和，辦事謹慎，爲國子監祭酒，選拔皆名士，官戶部督理錢糧，廉潔自勵，「雖日在錢穀簿書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說無生話時」^[10]；任督捕，掌刑事，務在寬簡矜慎；總領憲台，不立門戶，不輕彈劾。因此，他也就避開了朝廷中派系之爭，上下關係相處得非常和諧，所以名位日進，官至刑部尚書，位列九卿。直到年逾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方纔以細故罷官。

王士禎長期爲朝官，雖稱盡職，有時也「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但却「無改名士風流」，亦如在揚州爲推官時，常與同人、部屬、流寓京中的名士，結社倡酬，往來談藝，時而集衆多詩友爲詩酒之會，其中有達官如李天馥、梁清標、陳廷敬，文名卓著的如朱彝尊、施閏章、宋琬，未入仕的及門弟子吳雯、洪昇等。他先後奉使入蜀典四川鄉試、入粵祭告南海、去秦蜀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更是他飽覽名山大川、名勝古迹之良機，如其自述：「所閱歷之地，如燕、趙、吳、楚、晉、秦、蜀、粵，乃名山大川，奇峰秀壑，至無不遊，遊必抉剔幽奧，以五、七字寫之。」還作成《蜀道驛程記》、《粵行三志》、《隴蜀餘聞》等。他原嗜書，爲朝官更廣泛博覽，讀書有題識評跋者多達五百六十餘種。曾自云：「退食之暇，瀏覽諸史、《莊》、《列》，下逮說部、山經海志之書，有當於心，輒掌錄之，單詞片語，期在雋永。」^[1]先後撰成《池北偶談》、《居易錄》等書。他致仕居家數年，也還是不廢吟詩，研討詩道，從事著述。

綜觀王漁洋一生，他不放棄仕途功名，居官廉能盡職，位及台閣，却又執著爲

詩，幾乎成其生命之第一要義，而且勤於著書，著作等身。這雖是中國古代入仕文人較爲普遍的事情，而在王漁洋却有其個人的緣由。他是前朝世家子弟，帶着傳統的家教家學和家族創傷的苦痛進入清王朝的。明清兩朝的興替，沒有成爲他科舉入仕的柵欄，却也不免有着一定的心理障礙，他自號阮亭就隱含着不棄「祿仕」、却要不失高尚情志的意願，要實現「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的理想。這雖然是難以和諧兼得的事情，他却做得相當完美，相得益彰，少有人所能及。心地平和，耽于風雅，使他初仕揚州便獲得循良的名聲，成爲內調京官的條件；他也正是以博學善詩而受到皇帝的眷顧成爲親近之臣，終於躋身九卿之列。而由部曹轉翰林，一度爲國子監祭酒，注籍及門弟子衆多，再加上位望日高，纔有更多的仰慕而私淑者，呈現出「天下翕然宗之」的局面。他論詩標舉神韻，詩作境界甚高，事實上也確稱得上一代詩壇泰斗，而蒞官政績是遠不足以與之相匹配的。乾隆間追諡爲「文簡」，是非常允當的。

三

王士禎一生著述等身，而就成就、貢獻和影響而言，最大者究竟在詩學方面：一是獨標神韻，將神韻視爲詩之最佳境界；二是作有大量詩篇，其中不乏境界高超、膾炙人口、足爲一時詩界之典範而影響深遠的篇什；三是評品古今詩人，發明其長短，推舉出一些位望不顯而不爲詩界注目的詩人。

王士禎之標舉神韻，雖然有着中國詩學的歷史淵源，却又是出自他學詩、作詩的實際感悟。他曾自述七八歲入家學，「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篇，便覺根觸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12]這種「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覺，後來纔逐漸意識其「所以然」。在他官揚州之初，第一次用「神韻」二字表述之，題名其選編的唐人律絕詩爲《神韻集》，自序云：「家世習三百之言，束發以來，不欲循塾師章句，輒思其正變，通其比興，思其悲愉哀樂之旨，以求夫一唱三歎之遺音。四氏詩箋，又